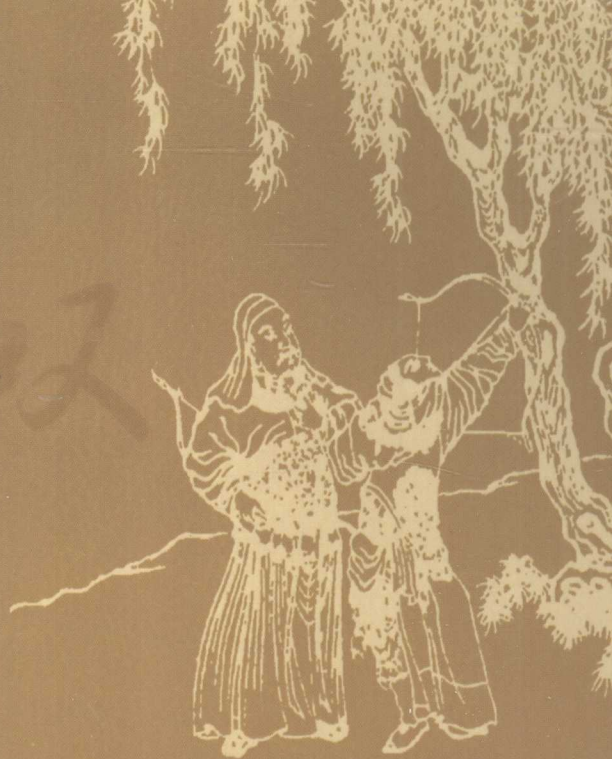




四大名家

评点四大名著

水浒传

下

施耐庵 著 金圣叹

评点

当代世界出版社



邓加荣 辑校

四大名家

评点四大名著

水浒传

下

施耐庵 著

金圣叹 评点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四大名家
评点四大名著

西	水	红	三
游	浒	楼	国
记	传	梦	志
			演
			义
李	金	脂	毛
卓	圣	砚	宗
吾	叹	斋	岗
评点	评点	评点	评点

总策划：魏里亚
责任编辑：刘万镇 肖雪晴 王 栋
责任校对：高丽华

無間工作室
装帧设计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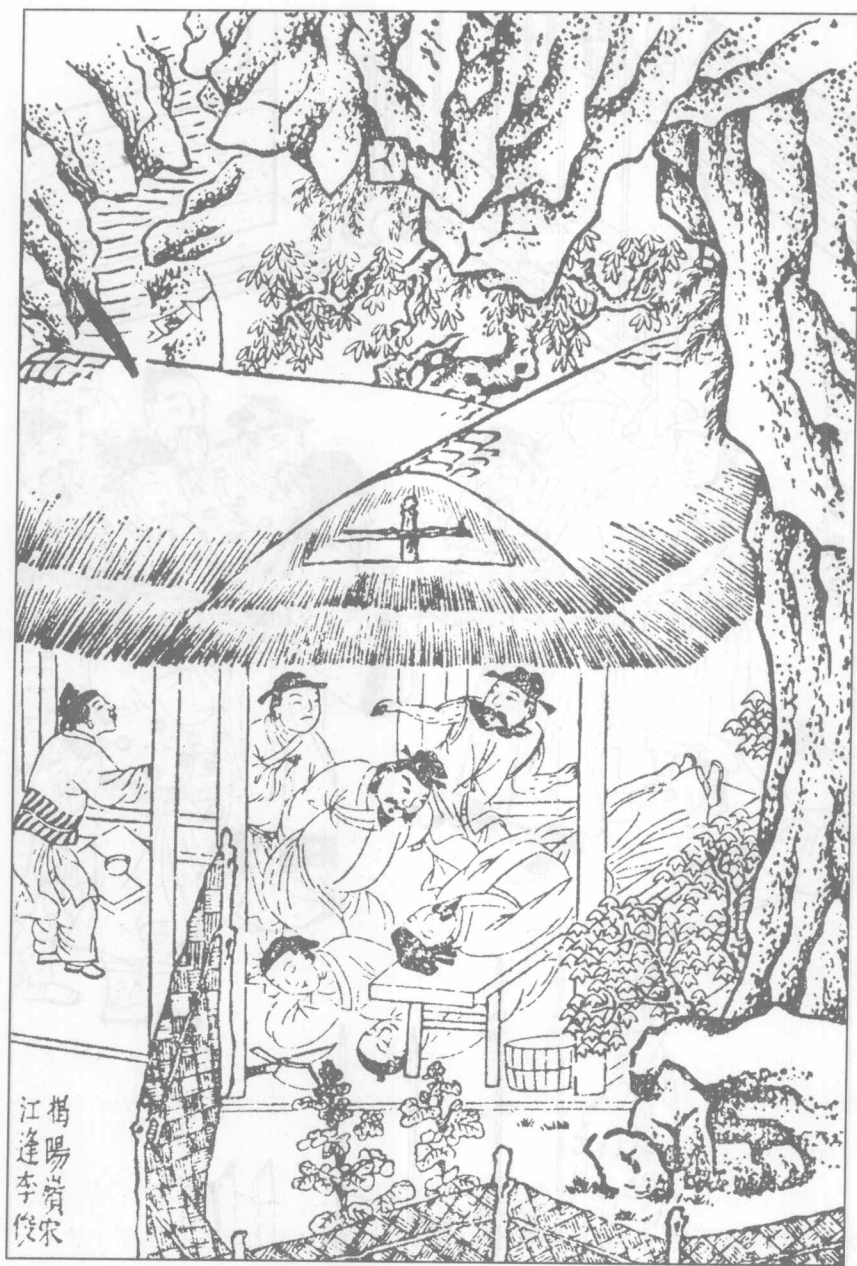


509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522	第三十六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537	第三十七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553	第三十八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570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583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600	第四十一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615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635	第四十三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650	第四十四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667	第四十五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店
680	第四十六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695	第四十七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二打祝家庄
706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720	第四十九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733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748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763	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779	第五十三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
792	第五十四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805	第五十五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820	第五十六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四大名著

- | | | | |
|------|-------|----------|----------|
| 834 | 第五十七回 | 三山聚义打青州 | 众虎同心归水泊 |
| 848 | 第五十八回 | 吴用赚金铃吊挂 | 宋江闹西岳华山 |
| 860 | 第五十九回 |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
| 874 | 第六十回 | 吴用智赚玉麒麟 | 张顺夜闹金沙渡 |
| 890 | 第六十一回 | 放冷箭燕青救主 | 劫法场石秀跳楼 |
| 909 | 第六十二回 | 宋江兵打大名府 | 关胜议取梁山泊 |
| 920 | 第六十三回 |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
| 931 | 第六十四回 |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
| 944 | 第六十五回 | 时迁火烧翠云楼 | 吴用智取大名府 |
| 957 | 第六十六回 | 宋江赏马步三军 | 关胜降水火二将 |
| 970 | 第六十七回 |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
| 985 | 第六十八回 |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
| 995 | 第六十九回 |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
| 1004 | 第七十回 |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 |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一部书中写一百七人最易，写宋江最难。故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盖此书写一百七人处，皆直笔也，好即真好，劣即真劣。若写宋江则不然，骤读之而全好，再读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读之而好不胜劣，又卒读之而全劣无好矣。夫读宋江一传，而至于再，而至于又再，而至于又卒，而诚有以知其全劣无好，可不谓之善读书人哉！然吾又谓由全好之宋江而读至于全劣也，犹易；由全劣之宋江而写至于全好也，实难。乃今读其传，迹其言行，抑何寸寸而求之，莫不宛然忠信笃敬君子也？篇则无累于篇耳，节则无累于节耳，句则无累于句耳，字则无累于字耳。虽然，诚如是者，岂将以宋江真遂为仁人孝子之徒哉？史不然乎？记汉武，初未尝有一字累汉武也，然而后之读者，莫不洞然明汉武之非是，则是褒贬固在笔墨之外也。呜呼！稗官亦与正史同法，岂易作哉！岂易作哉！

话说当时宋太公掇个梯子上墙来看时，只见火把丛中，约有一百余人，当头两个，便是郓城县新参的都头，却是弟兄两个：一个叫做赵能，一个叫做赵得。

两个便叫道：“宋太公，你若是晓事的，便把儿子宋江献将出来，我们自将就他。若是不教他出官时，和你这老子一发捉了去。”宋太公道：“宋江几时回来？”赵能道：“你便休胡说！有人在村口见他从小社长家店里吃了酒归来，亦有人跟到这里。添一句，好。你如

何赖得过？”宋江在梯子边说道：“父亲，你和他论甚口！孩儿便挺身出官也不妨。县里府上都有相识，况已经赦宥的事了，必当减罪。求告这厮们做甚么？赵家那厮是个刁徒，如今暴得做个都头，知道甚么义理！暴字妙，骂世不尽。他又和孩儿没人情，空自求他。”宋太公哭道：“是我苦了孩儿。”宋江道：“父亲休烦恼，官司见了，到是有幸。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打在网里，如何能够见父亲面？于清风山收罗花荣、秦明、黄信、吕方、郭盛及燕顺等三人纷纷入水泊者，复是何人？方得死父赚转，便将生死热瞒，作者正深写宋江权诈，乃至忍于欺其至亲。而自来读者皆叹宋江忠孝，真不善读书人也。便断配在他州外府，也须有程限，日后归来，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宋太公道：“既是孩儿恁的说时，我自来上下使用，买个好去处。”宋江便上梯来叫道：“你们且不要闹，我的罪犯，今已赦宥，定是不死。且请二位都头进敝庄少叙三杯，明日一同见官。”赵能道：“你休使见识，赚我入来。”丑。宋江道：“我如何连累父亲、兄弟？你们只顾进家里来。”

宋江便下梯子来，开了庄门，请两个都头到庄里堂上坐下，连夜杀鸡宰鹅，置酒相待。那一百土兵人等，都与酒食管待，送些钱物之类。取二十两花银，把来送与两位都头做“好看钱”。只三个字，便胜过一篇《钱神论》。○人之所以必要钱者，以钱能使人好看也。人以钱为命，而亦有时以钱与人者，既要好看，便不复顾钱也。乃世又有守钱成害，而不要好看者，斯又一类也矣。

当夜两个都头就在庄上歇了。次早五更，同到县前，等待天明解到县里来时，知县才出升堂。只见都头赵能、赵得押解宋江出官，知县时文彬见了大喜，责令宋江供状。当下宋江一笔供招：“不合于前年秋间，典贍到阎婆惜为妾，为因不良，一时恃酒争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缉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无词。”知县看罢，且叫收禁牢里监候。满县人听说拿得宋江，谁不爱惜他，都替他去知县处告说讨饶，备说宋江平日的好处。知县自心里也有八分开豁他，数语皆为迭配作地，不重在写宋江生平。当时依准了供状，免上长枷手扭，只散禁在牢里。宋太公自来买上告下，使用钱帛。那时阎婆已自身故了半年，没了苦主。这张三又没了粉头，不来做甚冤家。无笔不到。○若非此二语，便将必入宋江死罪，瘐死郾城狱

耶？算来不如放他逃配出去，再生出事来，使读者欢喜，故当省即省，乃文家妙诀也。县里叠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满，结解上济州听断。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赦前恩宥之事，已成减罪，把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本州官吏亦有认得宋江的，一句。更兼他又有钱帛使用，二句。名唤做断杖刺配，又无苦主执证，三句。众人维持下来，都不甚深重。当厅带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差两个防送公人，无非是张千、李万。三字妙。可见一部书皆从才子文心理造而出，愚夫则必谓真有其事。

当下两个公人领了公文，监押宋江到州衙前，宋江的父亲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里等候，置酒管待两个公人，赍发了些银两。教宋江换了衣服，打拴了包裹，穿上麻鞋。宋太公唤宋江到僻静处叮嘱道：“我知江州是个好地面，鱼米之乡。特地使钱买将那里去。你可宽心守耐，我自使四郎来望你，固少不得。盘缠有便人常常寄来。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泊过，倘或他们下山来劫夺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教人骂做不忠不孝。此一节，牢记于心。屡申此言，深表宋江不孝之子，不肯终受厥考之教也。○观其前聚清风山，后吟浔阳楼，当信此言不谬。孩儿，路上慢慢地去，天可怜见，早得回来。父子团圆，兄弟完聚。”宋江洒泪拜辞了父亲，洒泪。兄弟宋清送一程路。宋江临别时嘱咐兄弟道：“我此去不要你们忧心。只有父亲年纪高大，我又累被官司缠扰，背井离乡而去。兄弟，你早晚只在家侍奉，休要为我到江州来，弃掷父亲，无人看顾。太公许四郎来，此是人情文情，两所必至。然于后文，来则费笔，不来又疑漏笔，不如便于此处随手放倒，省却无数心机也。我自江湖上相识多，见的那一个不相助，盘缠自有对付处。天若见怜，有一日归来也！”宋清洒泪拜辞了，父前子洒泪，兄弟前洒泪，写得秩秩然。自回家中去侍奉父亲宋太公，不在话下。

只说宋江和两个公人上路，那张千、李万已得了宋江银两，又因他是个好汉，因此于路上只是伏侍宋江。三个人上路行了一日，到晚投客店安歇了；打火做些饭吃，又买些酒肉请两个公人。宋江对他说道：“实不瞒你两个说：我们今日此去，正从梁山泊边过。山寨上有几个好汉，闻我的名字，怕他下山来夺我，枉惊了你们。我和你两个明日早起些，只拣小路里过去，宁可多走几里不妨。”两个公人道：“押司，你不说，俺们如何得知？我等自认得小路过去，定

不得撞着他们。”

当夜计议定了，次日起个五更来打火。两个公人和宋江离了客店，只从小路里走。约莫也走了三十里路，只见前面山坡背后转出一伙人来。宋江看了，只叫得苦。四字两写，击应为奇。来的不是别人，为头的好汉正是赤发鬼刘唐，全泊头领分路等候，而撞着宋江独是刘唐者，言刘唐则众人见，言他人则刘唐不见，此固史氏之法也。将领着三五十人，便来杀那两个公人。这张千、李万吓做一堆儿跪在地下。宋江叫道：“兄弟，你要杀谁？”刘唐道：“哥哥，不杀了这两个男女，等甚么？”宋江道：“不要你污了手，把刀来我杀便了。”笔墨狡狴，令人莫测其故。两个人只叫得苦。与上击应。刘唐把刀递与宋江，妙。宋江接过，妙。○此等处写出宋江权术。问刘唐道：“你杀公人何意？”刘唐答道：“奉山上哥哥将令，特使人打听得哥哥吃官司，直要来郓城县劫牢，却知道哥哥不曾在牢里，不曾受苦。今番打听得断配江州，只怕路上错了路头，教大小头领分付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补文中之所无。便请上山。这两个公人不杀了如何？”宋江道：“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其言甚正，然作者特书之于清风起行之后，吟反诗之前，殆所以深明宋江之权诈耶？若是如此来挟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看他假，此其所以为宋江也。刘唐慌忙攀住胳膊道：“哥哥，且慢慢地商量。”就手里夺了刀。自刎之假，不如夺刀之真，然真者终为小卒，假者终为大王。世事如此，何可胜叹！宋江道：“你弟兄们若是可怜见宋江时，容我去江州牢城，听候限满回来，那时却待与你们相会。”刘唐道：“哥哥这话，小弟不敢主张。是。前面大路上有军师吴学究同花知寨在那里专等，迎迓哥哥。二人迎。容小弟着小校请来商议。”宋江道：“我只是这句话，由你们怎地商量。”

小喽啰去报不多时，只见吴用、花荣两骑马在前，后面数十骑马跟着，飞到面前。下马叙礼罢，花荣便道：“如何不与兄长开了枷？”花荣真。宋江道：“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宋江假。○于知己兄弟面前，偏说此话，于李家店、穆家庄，偏又不然，写尽宋江丑态。吴学究笑道：“我知兄长的意了。这个容易，只不留兄长在山寨便了。写宋江假杀，出不得吴用圈套。看他只一笑字，便已算定不是今日之事。晁头领多时不曾得与仁兄相会，今次也正要和兄长说几

句心腹的话，略请到山寨，少叙片时便送登程。”看他便笼罩宋江。宋江听了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看他也笼罩吴用。○写两人互用权术相加，真是出色妙笔。扶起两个公人来，宋江道：“要他两个放心，宁可我死，不可害他。”看他写宋江一片假。○既许不留，则定不害二人矣，偏是宋江便要再说一句，写得权诈人如镜。两个公人道：“全靠押司救命。”

一行人都离了大路，来到芦苇岸边，已有船只在彼。当时载过山前大路，却把山轿教人抬了，直到断金亭上歇了。叫小喽啰四下里去请众头领都来聚会，妙笔。迎接上山，到聚义厅上相见。晁盖谢道：“自从郛城救了性命，兄弟们到此，无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荐诸位豪杰上山，光辉草寨，恩报无门。”宋江答道：“小可自从别后，杀死淫妇，逃在江湖上，去了年半。本欲上山相探兄长一面，偶然村店里遇得石勇，捎寄家书，只说父亲弃世。不想却是父亲恐怕宋江随众好汉入伙去了，因此写书来唤我回家。虽然明吃官司，多得上下之人看觑，不曾重伤。今配江州，亦是好处。适蒙呼唤，不敢不至。今来既见了尊颜，奈我限期相逼，不敢久住，只此告辞。”前聚清风，后吟反诗，抑又何也？晁盖道：“直如此忙？骂得假人妙。且请少坐”两个中间坐了，宋江便叫两个公人只在交椅后坐，与他寸步不离。看他写宋江假。○便不要害公人，亦何至于如此？偏是假人，偏在人面前做张致，写得真是如镜。

晁盖叫许多头领都来参拜了宋江，分两行坐下，小头目一面斟酒。先是晁盖把盏了，向后军师吴学究、公孙胜起至白胜，把盏下来。酒至数巡，宋江起身相谢道：“足见弟兄们相爱之情，宋江是个犯罪囚人，不敢久停，只此告辞。”只要问前聚清风，后吟反诗，何也？晁盖道：“仁兄，直如此见怪！骂得假人妙。虽然仁兄不肯要坏两个公人，多与些金银，发付他回去，只说我梁山泊抢掳了去，不到得治罪于他。”宋江道：“兄这话休题！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违了他的教训，负累了他？前者一时乘兴，与众位来相投，写他自解。○试问天下后世，此语还为前回一篇解得过否？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里撞见在下，指引回家。父亲说出这个缘故，情愿教小可明吃了官司，急断配出来，又频频嘱咐。临行之时，又千叮万嘱，教我休为快乐，苦害家

中，免累老父惶惶惊恐。因此父亲明明训教宋江，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说罢，泪如雨下，便拜倒在地。极写宋江权术，何也？忠孝之性，生于心，发于色，诚不可夺，虽用三军夺一匹夫而不可得也，如之何其至于哭乎？哭者，人生畅遂之情，非此时之所得来也。晁盖、吴用、公孙胜一齐扶起。众人道：“既是哥哥坚意要往江州，今日且请宽心住一日，明日早送下山。”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里吃了一日酒。教去了枷也不肯除，再写一句，与后对看。只和两个公人同起同坐。

当晚住了一夜，次日早起来，坚心要行。吴学究道：“兄长听禀：看吴用更不留，可谓惟贼知贼。○写吴、宋两人权诈相当处，几有曹、杨之忌。吴用有个至爱相识，见在江州充做两院押牢节级，姓戴，名宗，本处人称为戴院长。为他有道术，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唤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义疏财。夜来小生修下一封书在此，与兄长去，到彼时可和本人做个相识。但有甚事，可教众兄弟知道。”众头领挽留不住，安排筵宴送行，取出一盘金银，送与宋江。为揭阳岭作引。又将二十两银子送与两个公人。就与宋江挑了包裹，都送下山来，一个个都作别了。吴学究和花荣直送过渡，到大路二十里外。二人送。○迎宋江用吴用、花荣者，花荣与宋江最昵，盖是以情招之，冀其必来也。然又算到宋江假人，未必为情所动，则必须又用吴用以智胜之。此二人迎宋江之意也。送时又用二人者，迎既有之，送亦必然，此作者所以自成其章法也。乃俗子无赖，忽因此文，便向后日捏撮成吴用、花荣与宋江同死之文，为之欲呕而死也。众头领回上山去。

只说宋江自和两个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来，那个公人见了山寨里许多人马，一句。众头领一个个都拜宋江，一句。又得他那里若干银两，一句。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三个人在路约行了半月之上，早来到一个去处，望见前面一座高岭。两个公人说道：“好了！过得这条揭阳岭，便是浔阳江，到江州却是水路，相去不远。”宋江道：“天色暄暖，趁早走过岭去，寻个宿头。”公人道：“押司说得是。”三个人厮赶着奔过岭来。

行了半日，巴过岭头，早看见岭脚边一个酒店，背靠颠崖，门临怪树，前后都是草房。去那树荫之下，挑出一个酒帘儿来。画出阴

谚。宋江见了，心中欢喜，便与公人道：“我们肚里正饥渴哩！原来这岭上有个酒店，我们且买碗酒吃再走。”三个人入酒店来，两个公人把行李歇了，将水火棍靠在壁上。宋江让他两个公人上首坐定，宋江下首坐了。半个时辰，不见一个人出来，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必天然有以生之，故妙也。宋江入酒店坐下半个时辰，不见人出来，早已先明火家不在矣。使无此句，而但于后云等男女不见归，岂不同西游捏撮耶？宋江叫道：“怎地不见有主人家？”只听得里面应道：“来也！来也！”侧首屋下，走出一个大汉来，赤色虬须，红丝虎眼，头上一顶破头巾，身穿一领布背心，露着两臂，下面围一条布手巾，看着宋江三个人唱个喏画出阴谚。道：“客人，打多少酒？”宋江道：“我们走得肚饥，你这里有甚么肉卖？”那人道：“只有熟牛肉和浑白酒。”宋江道：“最好。你先切二斤熟牛肉来，打一角酒来。”那人道：“客人休怪说，我这里岭上卖酒，只是先交了钱，好。方才吃酒。”宋江道：“倒是先还了钱吃酒，我也喜欢。等我先取银子与你。”宋江便去打开包裹，取出些碎银子。那人立在侧边偷眼睨着，好。见他包裹沉重，有些油水，心内自有八分欢喜。接了宋江的银子，便去里面舀一桶酒，切一盘牛肉出来，放下三只大碗，三双箸，一面筛酒。

三个人一头吃，一面口里说道：“如今江湖上歹人多，有万千好汉着了道儿的。酒肉里下了蒙汗药，麻翻了，劫了财物，人肉把来做馒头馅子。我只是不信，那里有这话！”好。那卖酒的人笑道：“你三个说了，不要吃，我这酒和肉里面都有了麻药。”好。宋江笑道：“这个大哥瞧见我们说着麻药，便来取笑。”好。两个公人道：“大哥，热吃一碗也好。”那人道：“你们要热吃，我便将去烫来。”那人烫热了，将来筛做三碗。正是饥渴之中，酒肉到口，如何不吃？三人各吃了一碗下去，只见两个公人瞪了双眼，口角边流下涎水来，你揪我扯，望后便倒。宋江跳起来道：“你两个怎地吃得一碗，便恁醉了？”向前来扶他，三个人，偏留一个人再作一纵。不觉自家也头晕眼花，扑地倒了。光着眼，都面面厮觑，麻木了，动弹不得。酒店里那人道：“惭愧！好几日没买卖，今日天送这三头行货来与我。”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山岩边人肉作房里，放在剥人凳上。宋江奈何！又来把这两个公人也拖了入去。奈何！那人再来，却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后屋内。解开看时，都是金银，那人自道：“我开了许多年酒店，

不曾遇着这等一个囚徒。不知其人，视其物，亦可以动心矣。偏不转笔，偏能再生出事来。量这等一个罪人，怎地有许多财物？却不是从天降下，赐与我的！”那人看罢包裹，却再包了，且去门前，望几个火家归来开剥。

立在门前看了一回，不见一个男女归来，读者无不知赖有此句，宋江当得不死。而殊不知宋江之不死，非不死于此句，早已不死于并无一人出来句也。只见岭下这边三个人奔上岭来。陡接奇文，有怪峰飞来之势。那人却认得，慌忙迎接道：“大哥那里去来？”那三个内一个大汉应道：便分主使。“我们特地上岭来接一个人，奇绝。料道是来的程途一。日期二。了。我每日出来，只在岭下等候，不见到，正不知在那里耽搁了。”远不千里，近只目前，读之绝倒。那人道：“大哥却是等谁？”那大汉道：“等个奢遮的好男子。”即所谓只等一个囚徒也。那人问道：“甚么奢遮的好男子？”那大汉答道：“你敢也闻他的大名，捎带妙绝。○岂惟闻名，实乃见面。便是济州郓城县宋押司宋江。”那人道：“莫不是江湖上说的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写得遐取僻蕴，无不贯耳。那大汉道：“正是此人。”那人又问道：“他却因甚打这里过？”那大汉道：“我本不知。妙。近日有个相识从济州来，说道：‘郓城县宋押司宋江，不知为甚么事妙。○我本不知，知之相识，乃相识亦复不知，活写出传闻异辞来。发在济州府，断配江州牢城。’我料想他必从这里过来，别处又无路。他在郓城县时，我尚且要去和他厮会，今次正从这里经过，如何不结识他？写得笔墨淋漓，病夫闻之，皆欲奋发。因此在岭下连日等候，接了他四五日，恰表出山泊一番来。并不见有一个囚徒过来。我今日同这两个兄弟信步踱上山岭，来你这里买碗酒吃，就望你一望。近日你店里买卖如何？”忽然将说话闲闲说开去，妙绝。不然，便象特特飞奔上岭来救宋江矣。○虽是闲闲说开，然末句仍带定话脚，松急都有其妙。那人道：“不瞒大哥说，这几个月里好生没买卖，今日谢天地，捉得三个行货，又有些东西。”那大汉慌忙问道：“三个甚样人？”慌忙妙。○看他写一个慌慌张致，一个慢条斯里，笔笔入妙。那人道：“两个公人和一个罪人。”非是那汉慢条斯里，亦为不如此，不足以衬起大汉之慌故也。那汉失惊道：“这囚徒莫非是黑矮肥胖的人？”失惊妙。○传说宋江，并传说其黑矮，名士真有如此。那人应道：“真个不十分长大，面貌紫紫色。”绝倒。那大汉连忙问道：“不曾动手么？”连忙妙。○看

他用慌忙字，失惊字，连忙字，声情俱有。那人答道：“方才拖进作房去，等火家未回，不曾开剥。”至此还说出“开剥”二字，绝倒。那大汉道：“等我认他一认！”写至此句，有骏马下坡之势矣。入下忽又用认不得句，陡然一收，笔法奇拗不可言。

当下四个人进山岩边人肉作房里，只见剥人凳上挺着宋江和两个公人，颠倒头放在地下。那大汉看见宋江，却又不认得。拗文妙笔。相他脸上“金印”，又不分晓。拗文妙笔。没可寻思处，猛想出道：“且取公人的包裹来，我看他公文便知。”绝处逢生，灵变之极。那人道：“说得是。”便去房里取过公人的包裹打开，见了一锭大银，又有若干散碎银两，无端写来，便成绝倒。○为是宋江，不得不救耳，不然，满眼如此物，胡可以忍耶？解开文书袋来，看了差批，众人只叫得：“惭愧！”那大汉便道：“天使令我今日上岭来，早是不曾动手，争些儿误了我哥哥性命。”那大汉便叫那人：“快讨解药来，先救起我哥哥。”那人也慌了，半日写那人如醉梦相似者，所以衬起大汉也。此处写那人也慌者，所以开释那人也。连忙调了解药，便和那大汉去作房里，先开了枷，前花荣要开，宋江不肯，此李立私开，宋江不问，皆作者笔法严冷处。○或解云：此处宋江未醒，安得责其不问？不知我不责其作房开时，我正责其出门带时也。扶将起来，把这解药灌将下去。四个人将宋江扛出前面客位里。四个人自扛宋江，火家归来扛公人，有轻重贵贱之分。那大汉扶扶着，渐渐醒来，光着眼，看了众人立在面前，又不认得。画出初醒时。只见那大汉教两个兄弟扶住了宋江，纳头便拜。宋江问道：“是谁？我不是梦中么？”写宋江既不答，又不扶，妙绝，画出初醒时也。只见卖酒的那人也拜。妙。宋江道：“这里正是那里？不敢动问二位高姓？”写宋江只是动不得，妙绝。那大汉道：“小弟姓李，名俊，祖贯庐州人氏，专在扬子江中撑船艄公为生，能识水性，人都呼小弟做‘混江龙’李俊便是。这个卖酒的，是此间揭阳岭人，只靠做私商道路，人尽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这两个兄弟，是此间浔阳江边人，专贩私盐来这里货卖，却是投奔李俊家安身。大江中伏得水，驾得船。是弟兄两个，一个唤做‘出洞蛟’童威，一个叫做‘翻江蜃’童猛。”两个也拜了宋江四拜。只是答不得，扶不得，妙绝。○凡三段写拜，乃其妙处恰在无文字处，盖文字之难知如此。宋江问道：“却才麻翻了宋江，如何却知我姓名？”真要问。李俊道：“小弟有个相识，近

日做买卖从济州回来，说起哥哥大名，为事发在江州牢城。李俊往常思念，只要去贵县拜识哥哥，只为缘分浅薄，不能够去。今闻仁兄来江州，必从这里经过，小弟连连在岭下等接仁兄五七日了，不见来。今日无心，天幸使令李俊同两个弟兄上岭来，就买杯酒吃，遇见李立，说将起来。因此小弟大惊，慌忙去作房里看了，却又不认得哥哥。猛可思量起来，取讨公文看了，才知道是哥哥。不敢拜问仁兄，闻知在郢城县做押司，不知为何事配来江州？”应前不知为甚事句。宋江把这杀了阎婆惜，直至石勇村店寄书，回家事发，今次配来江州，备细说了一遍，四人称叹不已。李立道：“哥哥何不只在此间住了，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宋江答道：“梁山泊苦死相留，我尚兀自不肯住，恐怕连累家中老父。看他处处自说孝义，真是丑极。○纯孝不在口说，以口说求得孝子之名，甚矣，宋江衣钵之满天下也！此间如何住得？”李俊道：“哥哥义士，必不肯胡行，特书此一句，与前吴用击映。盖李俊不留，乃真信宋江，吴用不留，只是猜破宋江也。你快救起那两个公人来。”李立连忙叫了火家，已都归来了，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里来，把解药灌将下去，救得两个公人起来，面面相觑道：“我们是行路辛苦，恁地容易得醉！”众人听了都笑。

当晚李立置酒管待众人，在家里过了一夜。次日，又安排酒食管待，送出包裹，还了宋江并两个公人。当时相别了，宋江自和李俊、童威、童猛、两个公人下岭来，径到李俊家歇下。置备酒食，殷勤相待，结拜宋江为兄，留住家里过了数日。宋江要行，李俊留不住，取些银两贲发两个公人。宋江再带上行枷，朝廷法度撞动，宋江不问，何也？收拾了包裹行李，辞别李俊、童威、童猛，离了揭阳岭下，取路望江州来。

三个人行了半日，早是未牌时分，行到一个去处，只见人烟辏集，市井喧哗。正来到市镇上，只见那里一伙人围住着看。宋江分开人丛，挨入去看时，却原来是一个使枪棒卖膏药的。宋江和两个公人立住了脚，看他使了一回枪棒。那教头放下了手中枪棒，又使了一回拳，宋江喝采道：“好枪棒拳脚！”那人却拿起一个盘子来，口里开科道：画。“小人远方来的人，投贵地特来就事，虽无惊人的本事，全靠恩官作成，远处夸称，近方卖弄，如要筋骨膏药，当下取贖。如不用膏药，可烦赐些银两铜钱贲发，休教空过了。”那教头